# 你不相信的

        在我升大四的那个暑假，有一次从台南家中坐夜车赶回台北学校，等到晚上十一点多进到学校宿舍，才发现学校暑假停课、停止上班一周，宿舍也贴出公告暂时关闭，这下子完了，同学们都回中南部了，住台北的不是女同学，不然就是和他不熟，而且也已经那麽晚了，不好意思打扰他们。

算了，骑着追风到东区逛了一逛，想打发一些时间，到了十二点多实在是太累了，乾脆住旅社好了。找了一家看起来还算乾乾净净，不是那种门口都是深色玻璃，招牌也又旧又脏，看起来很低级，还挂着ＸＸ豪华大旅社。进了大门，柜台是一个老欧八桑，她说已经没有单人房了，不得已只好住双人房她还只算我单人房的价，登记了名字拿了钥匙就上三楼的房间，里面设备也算瞒乾净的，床单和棉被都很整齐清爽，素色的窗帘搭配着浅黄的壁纸，可以看出店主人也很用心。

铃…铃…铃…

奇怪，有电话，怎麽可能有人会找我呢？也许是柜台要交代些事吧！

「喂！先生！要不要找人陪？」

找人陪？奇怪，要干嘛？

喔！我想到了，是要叫小姐。

此时一股邪念从脑中冒出：反正在这里也没有人会认得我，恶向胆边一生。

「好啊。」

挂完电话就开始後悔了，我还是个处男呢，把第一次就这麽给了妓女，实在是太不值得了，而且如果她很丑，长的像阿匹婆？甚至万一中标怎麽办？疱诊、梅毒、长芒果、甚至中了爱滋病，我一生不就完了。

愈想愈可怕，一颗心也扑通扑通的愈跳愈快，心理愈来愈紧张，冷汗也直冒出来。

不行、不行，我不能在乱搞下去了。勇敢的拿起电话告诉柜台，我不要了。

才刚拿起话筒。

叮叮…叮叮……

哎呀！不妙，是电铃声。人已经来了。

算了，管她的，不可能那麽倒楣第一次就中标吧，心一横就把门打开。

一位看起来清清秀秀的女孩站在外头，素净的脸庞脂粉未施，但可以看的出------她非常的漂亮。穿着一见米老鼠图案的Ｔ袖和牛仔裤，足下一双白色的布鞋，留着一袭柔亮的长发，浅浅对我一笑：「嗨！你好。」。

在这麽漂亮的女孩子面前，我顿时手足无措起来了，结结巴巴的说：

「好好…好…啊啊。」我呆呆的回答，怀疑她她是不是走错房间，因为她看起来就像普通在校园里的大学女生，一点都不像印象里的应召女郎。

「请问小姐要找…」我得问清楚她是不是走错房间，可别乱搞才行。

不过这似乎是多馀的，因为她已经把Ｔ袖脱下来了。

她戴的胸罩并没有肩带，如同８字形，浑圆的罩杯将她盈实的乳房遮住了二分之一，嫩粉雷丝花边的胸罩紧紧的托着饱满的乳房，剪裁适宜的胸罩填充的刚好，将整个乳房撑挺的亭亭玉立，那至少是３３  的高耸，就像广告通乳丸那些女人般俏挺。

浑圆的罩杯中央微微尖起，肯定是她的乳头了。

我感到自己裤子的前面有种异样的压迫感，不停地膨胀、膨胀…，。那种选美小姐比基尼的照片，已经让我一边幻想一边打枪打到腿软的女体，居然活生生的出现在我眼前。

她似乎早已习惯男人那种目瞪口呆的样子，将她头发往後一甩，侧着头，笑着说：「我美不美？」我张开口，却紧张的说不出话。

解开牛仔裤扣子、拉开拉炼、脱下裤子、将布鞋踢掉。一切动作都那麽的柔畅自然，而且毫不做作，就彷佛她正在家里的浴室准备洗澡般。她的内裤是白色的，有着白色花纹的蕾丝滚边，三角形的地方稍微的隆起，隐约地好像有着模糊的黑影，映衬着纤细的腰枝，她的大腿很匀称，就像萧蔷的裤袜广告般诱人。

她牵起我的手，另我突然间有触电的震动，就像我和我的暗恋对象趁着过马路时偷牵了她的手，既紧张又激动。拉着我到浴室门口，回过头：

「你在外面先把衣服脱掉。」

胡乱的把衬衫、裤子脱掉，只着了一条内裤，走到浴室门口，深深的吸一口气，用力捏一下大腿，痛的让我相信这不是在作梦。

进浴室一看，她已经把胸罩和内裤脱下了，全身一丝不挂，纤细的双手轻轻的在搓揉自己的乳头，嘴里咬着一撮的头发，使她及肩的长发显的有些凌乱。她的下体充满着浓密的体毛，第一次看见女人黑里透红的地方，我的呼吸显得相当激烈。

当我还没有来的及回过神来，她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内裤，握住我那硬的有点发痛的阴茎，慢慢的搓弄它，你子整个的顶住了我的胸口，我几乎快要窒息了。

当她把我的内裤脱下时，我直挺挺的肉棒就昂首向前的雄雄顶出，涨成赤红色的肉棒，在她轻抚下更加的坚硬勇猛。一手托着我的根部，另一之手却灵活的把玩我的两颗蛋蛋，一波一波的热浪从下体涌出，从脊椎直贯脑门，从没有接触过女体的我，已受不了这种刺激，感到一股液体澎湃的要从龟头冲出。

不行！不行，这样就射了太没档头了，一定被她当笑话。

我极力的夹紧屁股不要射精出来，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窘态，双手离开了我的肉棒，开始用香皂涂抹她的身体。

「你在坐到小凳上去。」她打开莲蓬头将我淋湿，并告诉我。

我以为她要帮我抹香皂，没想到她开始用涂满香皂的阴毛帮我擦背，从背部、肩膀、胸口，自然而然的我躺在地上让她骑在我上面帮我刷下体，那种用阴毛服务的洗澡，又比只用手帮我上皂技巧要高明多了，也另我兴奋的飘飘然去尽情享受。她含了一口热水，我正疑惑要干什麽时，龟头已感到一股热流回荡其间。含住我的龟头，用舌尖缓缓的缠绕，轻轻的舔，和这热水来回刺激，这次我真的档不住了。

一阵强烈的刺激立时从下体溢入脑中，那是一种突如其来，连我自己都无法防备的刺激，短暂而强烈。阴茎强而有力的在她嘴里抽送，一阵一阵的液体从龟头冲出直入她嘴里，她手握住根部亦不停的来回抽动，让阴茎受到更猛烈更持久的刺激，全身的肌肉也紧绷到极点，血液几乎完全集中在下体，去感受那人间至上的肉体欢愉。当抽送逐渐减缓、减缓，我也精力放尽塌在地上。她露出一副满意的笑容，吸允着败战公鸡般的龟头上最後一滴精液，仰起头来一股脑的把口里的热水和我的精液吞下。

这令我感到强烈的震撼，自己打手枪时都不曾去尝那浓腥的白色黏液，而有个女人不但愿意帮我吹，而且将射出的ㄒ一ㄠ/吃进去。古语说一滴精九滴血，也许这也就是为什麽她的身材这麽好，皮肤也白细诱人的原因。

将身体冲乾净後她披了一件毛巾先走上床，我握着缩成一团的小鸡鸡，努力的使它再振雄风，却毫无起色。突然想起了电影上那些不能人道的老不修，面对床上漂亮的小姨太努力的喝鳖血，吃鞭，却依然无用，而令小姨太取笑的镜头。

糟糕！这才只是前戏而已就抬不起头了，主菜都还没开始吃呢，举不起事小，被她取笑丢脸事大。就怪刚才不应该兴奋过度，把精力放尽。

又搓又揉了老半天，完了，实在太丢脸了。

「先到床上来我帮你。」

脸一红，被她看透心事了。披上条毛巾，我像是做错事怕被老师责骂的小学生，怯怯懦懦的坐到床边。她从背後抱住我，在我耳际轻轻的说：「你是不是第一次。」。

我点点头，整个脸顿时红的像关公，真是太丢脸了，惭愧得恨不得立刻找个地洞钻进去。

「没关系，我会慢慢教你。」

我实在後悔的不得了，当初不应该找她进来的，乖乖的自己睡一晚不是很好。现在搞得不是我上她，反而是她要上我，真不知道到底是我花钱买她，还是她花钱买我，真正爽的人到底是谁。最可怜的是我被玩了，还得付钱给她，我开始恨起她来。

她要我躺在床上把腿张开，伏在我身上用手抚摸我下体，面对这蛇蝎般美女的挑逗，我那不成材的小弟弟，依然缩的像一团皱肉。

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看看Ａ片再来。」

坐在床上打开电视，那是日本的Ａ片，女主角也非常的漂亮。她赤裸的偎在我胸膛，一手搭在我肩上，一手在我下体游走。捏着她乳房把玩，精力似乎又渐渐恢复，看到男主角把女生胸罩用力扯开，小弟弟突然勇猛的不断长大、长大。

我俯身压住她的身体，手掌一边一个地捏住乳房，将我的脸埋入她的乳沟，然後双手将她的玉乳靠到我的双颊，去感受这美妙的触感，贪婪地吸取发自美丽乳房上阵阵浓郁的乳香。随着呼吸上下起伏，逐渐膨胀的半球形乳房摊开在我的眼前，粉红色的乳头挺立在爱抚渲大的乳晕上，强烈地散发出饥渴的电波。虽然我对性毫无经验，可是在她的引导下，她手握着我的阴茎直抵她下体的阴唇，坚硬的肉棒挤开她潮湿的阴唇，肆无忌惮的进入阴道，温软的肉棒进去後是一种黏滑的感觉，加上一点类似手掌略微紧握的压迫，还有一种热度的包容。坚挺的肉棒被插进她并拢的大腿中，承受着阴部浓密的毛感及龟头被夹住那种即将爆发的欲火，我更加狠狠地捏住那两片肉臀，狂暴地使她的私处更加靠紧。双手施力在她的臀上，使她大腿细嫩的皮肤上下撞击我的睾丸。我不停地加快速度，最後我发出一声呼喊，将她美丽的双腿猛然扳开，更猛烈的冲撞进去，丝毫不加抵抗的她燃起我的兽性，使我只想疯狂地在她温的体内忘情地抽送，只想咬住她绽放的乳晕，放在饥渴的口中咀嚼。她脸胀成了红色，映在床头的昏黄灯光下，显的多麽妖媚，俏嘴时而微张，时而大开，模模糊糊的发出春潮的呓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狂乱享受的我下体传来一阵紧缩，外加一股神经电流从脊椎直上脑门，我更猛烈的捏住她的乳房，让我的阴茎尽情的在她体内抽送，她也扭摆腰肢运用女人生理上的优势配合，更猛烈的发出嗯哼叫春声，这就是天地间至高无尚的享受，男人和女人彻底的结为一体。

我将射完精的阴茎退出她体内，一丝黏液依依不舍的连着彼此下体，浓密的黑毛此时正沾满滑黏的爱液，而她却闭着眼忘神的享受这一切。乳房上早已充满我的咬痕，和我狂暴的指痕。我汗流  背全身软弱无力的躺在她身边，一手绕着她的肩，一手依然在乳房游走，坚硬的乳头逐渐的软下，充血过度的乳房也慢慢消下，我阖上眼睛，沈沈的睡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朦朦胧胧间感到一双纤细的手在我身上游走，一股幽兰清香也淡淡飘来，我睁开眼一看，她已洗完澡，依然全身赤裸的用手抚摸我胸口。

「你还行不行啊？我们再来一次？」

我动了动身子，四肢却根本不听使唤，真的是纵欲过度了。苦笑一番，摇摇头。她也不作声，一双手已攫住了我的鸡鸡，任意的恣玩。我全身无力但阴茎却在她的摆弄下迅速勃起，甚至还感到勃起时的辣辣痛苦，我太清楚不能再搞下去了，努力的清心寡欲想一些山啦、树啦、小挢流水、甚至我最讨厌的电磁学，但这一切都没用，就像是全身都被她点了穴，麻木不得，但她却留了一个地方不点好供她玩乐。

当她的舌尖在龟头缠绕时，一种兴奋夹着痛苦涌上来，真说不上来是快乐还是难过，她骑到我身上，用她女人的优势让我进入体内，忘情的自顾的摆动起来，这时阴茎传来的不是快感了，而是一阵一阵的痛楚，就像以前打手枪打完又打的痛苦。这简直是被她强暴嘛。我心想。

可怜我一世英明，居然在第一次献上我的处男後，惨招妓女强暴，她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啊。我不知道被男人强暴的女人感觉如何？我只知道在她扭摆数次後，我的性欲再次被燃醒，猛力的环抱她的腰，让她俯身向我，好让我用力吸允乳房。一股作气翻过身来，将她压在下面。

好啊！你想强爆我，先让我好好的干你吧！

我粗暴的咬她、抓她，用力的攫住一对玉乳大力揉弄，猛然咬住乳头让她发出惨痛的叫声，我已丝毫不再怜香惜玉，顶开她用力夹紧的大腿，让阴茎在她体内胡乱的冲撞，用坚硬的棒子捣破最软的肉壁，用睾丸撞击最私密的部位。我幻想我是粗暴的工人，正在肮脏的工地上强暴我肖想已久的张曼玉。她的叫声一声尖过一声，早已分不清是快乐的叫春，还是痛苦的求饶。一次又一次的抽送，下体传上来也分不清是快感还是剧痛，我只知道我要狠狠的干你，你这个贱女人，即使你是伟大的国际巨星，我依然叫你在我的阳具下叫爹叫娘。这就是强暴，这就是强暴，每个男人的梦中情人张曼玉正在被我强暴，我要干的叫你爽歪歪。她似乎痛的受不了，俏丽的脸扭曲的不成人样，开始在大声呻吟，双手用力的抓床单。但我早已失去了理智，她愈用力的叫床反而让我更加兴奋，就像暴露狂愈是要听到女人的尖叫就愈快感，何况她的身材是这麽棒，脸蛋又漂亮，能强暴像张曼玉可是别人遇都遇不到的艳遇，一生就这麽一次，怎麽可能轻易放过。猛然甩她几个巴掌，鲜红的五指痕印立即染上她双颊，她哭喊的更大声了，我潜在的兽欲帜热的开始燃烧，啪！啪！清脆的响声打在她耸动的乳房。

「不要了、不要了！我不要了，受不了！」

开玩笑，是你先要的，刚才被你压着干你有没有问我要不要，现在被我干的爽了就不要了，哪有这麽便宜的。我更加用力箍住她双手，让她动弹不得，双腿用力撑开她过度紧绷的大腿，更猛乱的用肉棒撞打她的阴核，用龟头挤压她的阴唇。虽然我没有肏过任何女人，甚至在今天之前没有做过爱，但是这是男人的本能，何况我早在棉被里一边打枪一边意淫张曼玉无数次了。而她已由呻吟转为哀嚎。

「不要了！我爽的受不了了！要飞上天了！」

不行不行！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何况我还没泄呢。

我恶狠狠的把肉棒再一次猛插入阴道，听到她凄凉的惨叫一声，却更燃起我的性欲，我真的是一只变态的色魔，握着奶子更用力摆动下体，让她一声一声的哭喊，直到下体不住的紧抽紧抽，知道即将要出来了，挺身抽出阴道，双手用力扳开她的口，让阴茎在她口中喷洒、浓稠的液体灌满整嘴，才满意的抽出。

我睁眼偷看她脸，她似乎早已没有刚才那种痛苦表情了，反而很陶醉的用手指沾唇边的精液，再放进嘴里吸允。我知道她刚才一定是装的，一定是被我干的爽到歪掉了，这些女人就是欠干，我还听说有些处女被强暴时，居然不自觉的达到高潮，而分不出是痛还是爽，事後还回味无穷，难怪女人被强暴很少报案，甚至一而再，再而三被奸淫，原因无外乎她们浅意识中总有想被强暴的快感，而在世俗礼教中被压制而已。尤其是愈端庄的女人躺在床上愈淫荡，原因无它，因为被压抑太久了。就像我们系上的系花小玉，会爱上了班上的烂人阿泰，还据说约会两次就上床了，操，亏她一付清纯玉女模样，让我暗恋了好久，就是股不起勇气，想不到居然这麽贱，早知道就约她然後像今天一样用强的，搞不好她现在就是我的。

「好爽好爽！你好棒，我从来没有达到这麽样的高潮过」我的张曼玉说。

我不禁为我的雄风感到神气，看着她遍体的瘀青，反而令我有种快感，真不知道是她变态还是我变态。我突然希望能真的强奸张曼玉，或是王祖贤、萧蔷，听她们叫春、哀嚎一定更刺激。

光着身子走下床，坐在椅子上叼起一根烟，看在床上的她闭着眼睛双手在乳房揉弄，似乎回味无穷的享受这一切，她的身体真的真美，高耸的乳房纤细的腰，大腿修长小腿纤细，真是绝顶的美人胚子，真搞不懂为何出来难道是缺钱吗？还是真的物欲横流？不禁为她感到悲哀。想了一想，其实那些电影明星模特儿，张曼玉，或萧蔷还不是一样用她们的美色赚钱，只差我们不知道她们有没有卖而已，搞不好一个晚上公子哥儿一百万、五十万，林青霞照样脱光躺在床上任人干。

「你还是学生吧！」我突然好奇。

「问这干什麽，作我们这行的，是没有背景的。」「没什麽，不说就算了，你看起来不太像这行的，反而像个大学生，而我本身也正在念大学」「我今年大三，社会系，讶异吧！」

「也不会，我只是好奇，向你这麽漂亮，怎麽会来这里？」「观念不同吧！我并不是爱慕虚荣，也不缺钱用，并非学业快混不下去的那种，相反的，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。只是想尝尝生活中的另一种面貌，不像大学生被关在象牙塔中，毫不知社会中的种种型态。」「做多久了？」

「半年多了，我们共有七个女生租一层房子住在一起，都是各校的前几名学生，我们每天轮流一个人出去接，其馀晚上时间还可以念书兼家教」「其他同学知道吗？」

「当然不知道，我在学校还是乖乖的好学生，办社团、叁加活动，也有很多男生追我，不过我并没有男朋友，我真想知道那些追我的男生，如果有一天发现他的白雪公主是可以用买的，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？」「我们当然不会随便和一般人上床，客人都要事先挑过，我满意的Case我才接，像最重要的当然是用身分证、驾照等真名登记住宿才考虑，以避免危险。其次也要看起来乾乾净净、不讨人厌，有正当职业，我们才放心。而且同一个客人最多只接三次，以免发生感情纠纷」「打算要做多久？」

「等过一阵子出国留学的钱够了我就不接，想专心谈个恋爱了。」我突然想知道：「刚才你真的很痛吗？」

「哈哈」她笑了出来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，「一听就知道你是第一次。其实女人做爱做到最高潮，根本分不清是肉体的痛多，还是肉体的高度欢愉多，就像我第一次和男人做爱，处女膜被撕裂时的痛混着一波一波升高的浪潮，让我极度的满足和用力的叫喊，那是真正的高潮快感所从内心的叫喊，只有女人才能体会这种微妙感觉。所以我觉的你们男人很可悲，虽然个个好色，但没有人能从性之中得到像女人高潮般的欢愉，那只不过是兽欲的发泄罢了，真可悲。你的阳具只不过是让我达到高潮的一种工具而已，你还真的以为是你强暴了我。」我到床上背对着她躺下，虽然已经很累了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中是无限感慨，她完全不是一般呆呆的大学生，相反的她必定绝顶聪明，很懂的掌握自己方向，也很难说这样作对或不对，毕竟是自己选择的无所谓对错，但是如果她是我女朋友，不管在怎麽漂亮窈窕，我也绝对不愿意。

想着想着也就睡去了，隔天是被阳光扎眼所刺醒的，天啊，下午三点十五分，我试着爬起来，全身却软绵绵使不上力，筋骨也酸酸的难受，晃晃脑想起昨夜，还犹如梦中，只是梦中的她早已离去。

一转头，一个大剌剌的红色映入眼帘，天啊！是个红包，这就是我处男的代价，旁边一张小纸条：

希望你睡的舒服，但愿能再为你服务

Ｔｅｌ：ＸＸＸ  ＸＸＸＸ

珍妮

握着纸条不禁怔怔的发愣，细细的一起昨夜的种种，和她细柔的胴体丰耸的乳房，一切又变得那麽真实，只是一次的代价要一万元，足足我一个月的房租加生活费，远非我所能负担，虽然她昨夜後来说我也是大学生，又令她玩的很快乐，故只收我半价再打八折，只要四千元，但也是我一个月的饭钱了。算了，忘掉这一切吧！我没有本钱挥霍，她永远也不会属於我这一种男人的。掏出打火机把纸条烧掉，挣扎的爬起来穿上衣服，跨出了旅社大门。今天，又是崭新的一天。

後记：我相信看过这篇的人绝对不会相信这是真的，之前，我也和你们一样，总是传说士林某大专女生晚上在做黑的，我也总是半信半疑姑且听之。而且，在这之前我怎麽也不会想到我这只会打电脑，看到美女就发抖，一张口就结巴的胆小鬼会去住旅社，还敢召妓，真是不可想像。

但事实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只好承认有这一回事，不管你相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只陈述一件我的遭遇，就把它当成另一个传说吧！谁在乎呢？

【完】